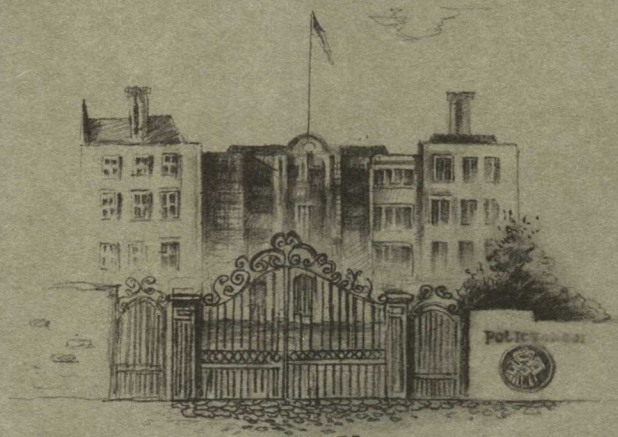


奖

埃德加·爱伦·坡奖最佳小说

「英」伊安·兰金 著
池健 译
群众出版社

Resurrection
重新做人



埃德加·爱伦·坡奖
最佳小说



[美]伊安·兰金 著
池健 译

群众出版社

图字：01—2007—3832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重新做人 / (英) 兰金著; 池健译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. 2008.1

(埃德加·爱伦·坡奖最佳小说)

ISBN 978-7-5014-4141-9

I. 重… II. ①兰…②池… III. 侦探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68164 号

RESURRECTION MEN by IAN RANKIN

Copyright: ©2001, 2005 BY JOHN REBUS LIMITED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-U. K.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08 QUN-ZHONG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.

选题策划: 晓 潇

责任编辑: 晓 潇

封面设计: 董 睿

封面绘图: 刘耀先

责任印制: 连 生

重新做人

〔英〕伊安·兰金 著

池 健 译

群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电子信箱: qzs@qzchs.com

网址: www.qzchs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开本 710×1000 1/16 印张 19.25 字数 343,000

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01—6,000 册

ISBN 978-7-5014-4141-9 / I · 1693 定价: 32.00 元

群众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群众版图书,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

T: 010-52173000 转



译者简介

池建

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,后留校任教。

1984年赴美进修,分别获得北德克萨斯州立大学、德得克萨斯大学语言文学硕士和教育学硕士,并在美国教授英文和汉语。

曾发表《恋人无情》(雷蒙德·钱德勒)、《死亡之吻》、《蜘蛛来了》(詹姆斯·帕特森)等多部文学译作。

现居美国。



选题策划：晓 潇

责任编辑：晓 潇

封面设计：董 睿

封面绘图：刘耀先

写在阅读之前

侦探小说首创于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·爱伦·坡（Edgar Allen Poe，1890—1849）。他以神来之笔塑造了世界第一侦探杜宾这一成功的文学形象，并奠定了侦探小说写作的基本模式。1867年，阿瑟·柯南道尔（Arthur Conan Doyle）创造的世界名探福尔摩斯横空出世，吸引了不同时代无以计数的读者。自那以后，侦探小说的创作不断繁荣，涌现同众多的侦探小说作家和深入人心的侦探形象。

在侦探小说的黄金时期，美国侦探作家协会（MWA）为鼓励和繁荣侦探小说创作、奖励全世界优秀侦探小说家，于1964年创设了历史上第一个侦探小说奖——埃德加·爱伦·坡奖（The MWA Edgar Allen Poe Award）。该奖以埃德加·爱伦·坡的名字命名，既是对埃德加·爱伦·坡之于侦探小说贡献的最高褒奖，也是侦探小说作家和读者对这位大师的最好纪念。作为世界侦探小说领域最引人注目、最具权威性的奖项之一，该奖最初设有最佳处女作、最佳短篇、最佳罪案实录、最佳舞台剧奖，以后陆续增设了最佳评论或传记、最佳少儿侦探小说、最佳青年侦探小说、最佳电视剧集、大师奖等一系统奖项。埃德加·爱伦·坡最佳小说奖增设于1954年，专为奖励在美国以英语出版的世界各国作家的优秀长篇侦探小说。

可以说，埃德加·爱伦·坡奖自创立之日起就备受推崇与关注。全世界侦探小说作家莫不以获得此奖为荣，侦探小说迷也以获奖作品为阅读的风向标。其中，最佳小说奖甚至被誉为世界侦探小说领域的“奥斯卡奖”。几乎所有荣获最佳小说奖的作品，最后都被成功地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，使得原创图书与影视作品相互呼应，风靡全球，尽享赞誉。

群众出版社五十年来，一直以翻译出版世界优秀侦探小说为特色，并以介绍世界优秀侦探小说为己任。上个世界五六十年代，群众出版社就翻译出版过福尔摩斯探案故事，如《四签名》、《血字的研究》、《巴斯克威尔

的猎犬》等。以后陆续出版的经典侦探小说有《莫格街凶案》、《月亮宝石》、《希腊棺材之谜》、《黄屋奇案》、《法官和他的刽子手》、《点与线》等。这些脍炙人口的作品，深得广大读者及侦探小说迷的厚爱。近年来，群众出版社出版的《世界侦探推理文库》、《世界侦探推理名著精选》等选本，也被媒体及侦探小说迷推举为经典侦探小说的权威读本。

如今，群众出版社有意借重埃德加·爱伦·坡奖的权威影响，不惜重金，以系列丛书的形式，出版曾获埃德加·爱伦·坡最佳小说奖的作品。首批遴选的有《针眼》、《沉默的乔》、《无解之心》、《承诺之地》、《西马隆河的玫瑰》。这些作品在巧妙的情节及强烈的悬念设置之中，更是注入了作者对社会及人性的深层关注，使得侦探小说在智慧的游戏与真相的探求之外，多了一份厚重与深刻。而这一切，又将使得我们的阅读直逼神经，沁入灵府。

正如每年4月的埃德加·爱伦·坡奖颁奖日是全世界侦探小说家与侦探小说迷翘首企盼的盛会一样，群众出版社也希望每年一度的埃德加·爱伦·坡最佳小说奖图书的翻译出版，能为广大读者与侦探小说迷带来些许阅读的快意，能成为另一种意义的盛会。

编者

二〇〇八年二月



伊安·兰金 (Ian Rankin)

伊安·兰金 1960年在英国爱丁堡出生。1982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。在攻读苏格兰文学博士学位三年里，他一直在创作小说。他塑造的雷布斯侦探问世于1987年。雷布斯侦探系列的第一本小说在1987年出版。自那以后，另类警察、酷侦探雷布斯几乎取代了福尔摩斯，受到了全世界读者的热烈追捧。雷布斯侦探系列小说已被翻译成二十二种语言，并在全世界不同国家位居畅销书榜，成了众多不同肤色的侦探小说迷的最爱。今年，关于雷布斯侦探诞生二十周年的形形色色的庆祝活动在英国，乃至全世界隆重举行。

伊安·兰金似乎受到了幸运女神的特别眷顾，几乎成了获奖专业户。他曾四度荣获英国犯罪小说家协会的匕首奖，其中2005年，他荣获了这一世界级奖项的最高奖——钻石匕首奖。2004年，他更是以《重新做人》(Resurrection Men) 获得了大洋彼岸的另一国际大奖——埃德加·爱伦·坡最佳小说奖。

伊安·兰金也被阿伯特大学、圣安德鲁大学、爱丁堡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。

他曾为BBC 2套晚间新闻栏目撰稿，也曾主持过一档“伊安·兰金之于犯罪面面观”的社会评论节目。

伊安·兰金目前与伴侣及两个儿子居住在英国爱丁堡。

导读

三人行，择善而从乎

佛家有偈云：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意谓即便有血染手，有罪在身，只要有心向善，任是无时无地，无人不行。向善之人，神明从来都不会遗弃。

但在《重新做人》里，屠刀能否放得下，罪责能否当下终止，便成了一个问題。这不由雷布斯不兴江湖之叹。

超级画商艾迪谋杀案几成悬案之时，警察培训中心迎来了六位警官。不同于新警上岗前的系统培训，他们这是回炉来了。集训的主要目标就是要重塑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。同是问题警察，问题却各不相同。格雷、麦古洛夫、沃尔德在几年前一桩劫财悬案中的腐败嫌疑始终不曾解除。如今，又被疑为涉嫌艾迪谋杀案。雷布斯就在集训前一周，于众目睽睽之下向女上司脸上扔茶杯。因此，理所应当接受再教育来了。

经过仔细观察，雷布斯发现，格雷与麦古洛夫关系非同一般，沃尔德也跟他们分享着某些秘密。格雷几乎能确定他们就是三人小组，并准备寻找其中一人作为突破口。格雷明显地强悍，麦古洛夫一再在打亲情牌，一度让雷布斯以为可信。沃尔德则表现得像个色魔。

多番努力之下，雷布斯始终未能亲近他们，更别说对他们有多了解了。让雷布斯大跌眼镜的是，自己的底细却在他们手中一步步推进，一步步明晰起来。更让雷布斯惊诧的是，此次培训专案一改多年一贯的制度，雷布斯涉案的悬案成了学习班的侦破案例。雷布斯怀疑，此次培训的目的就是要破解这桩悬案，上级对他的卧底安排不过是烟幕弹。否则，为什么他对三人小组所知不多，而他们对他却所知不少。

雷布斯迷惑于自己此时的身份——他是除恶来了，还是待除的恶？抑或他和三人小组不过是警局棋盘上的黑白棋——互揭老底，互相抵消？

但此时，雷布斯欲罢不能，只得铤而走险。他设计了一桩毒品走私案来探底。就在他们跃跃欲试之时，雷布斯犹豫了。不成想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毒品被窃，他不仅失去了三人小组的信任，还被警察疑为内奸。

就在雷布斯进退无据之时，他被三人小组神鬼不知地掳进他自己的车里。在深夜的雨雾里，死亡之路在朝远郊荒山延展。按三人小组的意思，

即将上演的是一出活埋的惊天大戏。

活埋之前的戏绝对重头，绝对精彩！

无论死还是活，长留雷布斯心中的感慨都是：从善如登，从恶如崩！由来如此！

无论死还是活，长留读者心目中的疑惑将是：雷布斯为什么要死？雷布斯又为什么不该死？

晓 潇

2007 年岁末于北京

“那你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呢？”

“这要看你是什么意思了。”雷布斯说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戴眼镜的女人皱着眉头问。

“要看你说的‘这儿’指的什么，”他解释说，“是指这个房间，还是这份工作呢？还是这个世上呢？”

她笑了。她叫安吉亚·汤普森，并不是医生——第一次见面时她就讲明了这一点。她也不是“神经病大夫”或“心理医生”。雷布斯的日程表上写的是“职业问题分析师”。2：30—3：15：职业问题分析师，316房间

汤普森女士。不过，在刚见面的时候，她就要雷布斯叫她安吉亚。那是昨天，也就是星期二的事。她把那次谈话称作“互相认识”。

她大约三十七八岁的样子，个子矮矮的，臀部大大的，一头蓬松的金发中夹杂着几绺深色，牙齿略微有些突出。她独立开业，并非警察局的全职雇员。

“我们当中谁是谁呢？”雷布斯昨天问她说。见她看上去不大明白，他又说，“我的意思是，我们当中有谁把时间全都花在工作上呢？我们不是不得不到这儿来？对吧？”

他伸手朝门外指了指，说：“工作没干好，所以要来这里接受惩罚。”

“你是这么想的吗，警官？”

他伸出一只手指，摆了两下，“你要是老这么叫我，我可要叫你医生了。”

“我不是医生，”她说，“也不是神经病大夫、心理分析家或你脑子里想的那些和我有关的任何字眼儿。”

“那你是什么呢？”

“我是专门分析人们职业上的问题的。”

雷布斯轻蔑地哼了一声，“那你可应该系紧安全带了。”

她眼睛盯着他说：“我得准备着一路颠簸吗？”

“可以这样说吧。看看我职业上的坎坷曲折你就知道了。”

昨天他们就谈了这些。现在，她想让他谈谈感觉，谈谈他对作为一名警探是怎么想的？

“我喜欢。”

“喜欢哪些方面呢？”

“都喜欢。”他朝她笑了一下

她也回报了他一个微笑，“我的意思是——”

“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。”他扫视了一下。房间不大，却很实用。一张柚木贴面的桌子两边各摆了一把金属腿的椅子，椅子上包着一种绿色的面料。桌上除了笔和一个横格纸簿之外，别无他物。房间一角放着一只看上去相当沉重的皮包。雷布斯心想，不知他的材料是否在皮包里面。墙上挂着一个时钟，下面是一份挂历。挂历是当地消防队送的。窗户上挂着网状窗帘。这并不是她的房间，她只在需要工作的时候用而已。

“我喜欢我的工作。”他终于说了一句，两只手往怀里一揣。然后，又怕她对这个动作产生什么想法，比如说，怕她以为自己有想要辩解的意思，又把手放了下来。这两只手似乎没地方放，只能插进夹克衫口袋。“工作上的事我都喜欢，就连每次要补充材料时办公室钉书机的钉书钉总是没有，我也喜欢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要对坦普勒警长发火呢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“她觉得，也许这是出于职业上的嫉妒心。”

雷布斯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“是她这么说的吗？”

“你认为不对吗？”

“当然不对。”

“你认识她有不少年了，对吧？”

“年头儿多得我都懒得去数了。”

“她的职位一直比你高吗？”

“你要是觉得我在嫉妒她，我可以告诉你，这种事我从来无所谓。”

“她是最近刚刚成为你的顶头上司的。”

“那又怎么样？”

“你当警官的时间不短了，难道你不想改进改进吗？”她看到他那不以为然的眼神，“也许‘改进’这个词用得不对，我是说你就想得到晋升吗？”

“不想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也许是不愿意担责任吧。”

她眼睛盯着他说：“你这话听上去像是有准备的呀。”

“时刻准备着。我喜欢这句格言。”

“噢，你以前当过童子军喽？”

“没有。”他说。她没再往下问，把桌上的笔拿起来细细地瞧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打破沉默，“其实，我和坦普勒没有矛盾。我希望她顺顺当地干她的警长。我可干不了那份差事，我愿意现在这样。”他抬头瞧了她一眼，又说，“我这可不是说跟你在这间屋子里，我是说在大街上破案。我当时发火儿是因为，怎么说呢，整个调查工作搞得不是那么回事。”

“以前在破案中，你一定也有过相似感觉吧？”她把眼镜摘了下来，用手揉了揉鼻梁上被压红了的地方。

“有过很多次。”他承认。

她又把眼镜戴了上去，“可这是你第一次扔杯子吧？”

“我没有朝她扔。”

“要不是她闪开，就被砸到了，而且是满满的一杯茶。”

“你喝过给警察喝的茶吗？”

她又笑了，说：“这么说，你没毛病啦？”

“没有。”他把胳膊一揣，想摆出一副信心十足的样子。

“那你到这儿来干吗？”

时间到了。雷布斯沿着走廊，直接进了男厕所。他用冷水洗了把脸，再用一张纸巾擦干。然后，从烟盒里掏出一支香烟，点燃之后朝天花板上喷了一口，一边从洗脸池上面的镜子中端详着自己。

旁边马桶响起了冲水的声音，接着门锁被打开了。杰茨·麦古洛夫从里面走了出来。

“我就知道是你。”麦古洛夫一面说着，一面拧开水龙头。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先是长叹一声，然后点烟。你肯定刚从神经病大夫那儿出来。”

“她不是神经病大夫。”

“看她那副干巴样子，像缩进去了似的。”麦古洛夫伸手抽出一张纸巾，擦完手后把它丢进垃圾桶里，然后整整领带。他的真名叫詹姆斯。可是认识他的人从来都叫他詹姆西，或者更多地叫他杰茨。他四十多岁，高高的个子，瘦瘦的身材，黑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，鬓角处露出少许白发。这时，他用手拍了拍皮带上面的腹部，仿佛在显示他没有肚子似的。而雷布斯却胖得几乎看不到皮带，即使从镜子里面也很难看到。

杰茨不抽烟，家里有老婆和两个儿子。他们都在费利，杰茨说起话来总是他们的事。这会儿，他照了照镜子，把头发捋到耳朵后面。

“约翰，咱们到这儿到底干什么来了？”

“安吉亚刚刚问了我同样的问题。”

“她知道这是瞎耽误工夫。不过，她的薪水还靠我们支付呢。”

“那我们也算干了件好事。”

杰茨瞧了他一眼，“你这个狗东西，别假装正经了！”

雷布斯摆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：“算了吧，我只不过是……”解释这些有什么用呢？杰茨已经在笑了，拍了拍雷布斯的肩膀。

“该回去挨训了。”他说着，拉开厕所的门，“三点半，公共关系课。”

这是他们在土利亚兰——苏格兰警察学院的第三天。到这里来的大都是新警察，正式上岗之前来学习的。不过，也有一些经验丰富的老警察，到这里来重温旧知识，学习新技术。

此外，就是像他们这样回炉改造的人了。

当雷布斯和麦古洛夫走进教室时，里面还有四位警员。他们第一次凑到一起时，弗朗西斯·格雷警官称他们是“一伙调皮捣蛋的家伙”。有几人雷布斯以前就认识——利文斯顿的司徒·萨瑟兰德警官、法尔科尔克的泰姆·巴克雷警官、格雷是格拉斯哥的、杰茨是丹地的。最后一个艾伦·沃尔德警员，从达姆佛莱斯来的。格雷把他们几个叫做“联合国”。在雷布斯看来，他们虽然说着共同的语言，但观点却各不相同，很像是不同部族的代言人，他们彼此心怀戒备，同一个地区来的人互相更觉得别扭。雷布斯和萨瑟兰德都是从罗西安和伯德尔来的，利文斯顿市属F警区，爱丁堡的警察都把他们叫做“F帮”。萨瑟兰德总担心雷布斯会诋毁自己，整天看上去忧心忡忡的。

六人之间只有一点共同之处——都是因为犯了某种错误才被送到土利亚兰来的，大半和上司闹矛盾。头两天里，他们的闲暇时间大都用来讲述自己的故事。雷布斯的事算是最轻的。假如一个刚刚脱下制服的新警探犯了一样错误，也许不至于送到土利亚兰来。但他们都是老手了，平均都有二十年的警龄，大半都到了马上可拿全额退休金的时候了。只有土利亚兰才能对付这种人。他们是到这里来改过自新、回炉再造的。

雷布斯和麦古洛夫刚刚坐下，一名身穿制服的警官就走了进来，快步走到那张椭圆形桌子一头专为他留着的椅子跟前。警官五十多岁，是来就警察对公众的义务给他们上课，以提高认识的。

听他讲了五分钟后，雷布斯开始走神了，又回到了马尔伯的案子中……

爱德华·马尔伯是爱丁堡的古玩艺术商。这是从前的事，因为马尔伯已经死了。他是在自己家外面被不知名的凶犯用东西击中头部致死的。没有找到杀人凶器。据市里的法医盖茨博士判断，可能是砖头或石块，死因是重击导致头部大量出血。马尔伯死在了他在杜丁斯顿社区家门的台阶上。当时，门钥匙还攥在手里。他是在参加最后那次新苏格兰画家作品预展之后坐出租车回家的。马尔伯在新城有两家小型的画廊，在格拉斯哥和波尔斯的丹德斯街还有几家古董店。雷布斯曾经问他们，为什么他选择了在波尔斯开店，而没有在以油画艺术闻名的阿伯尔丁。

“因为波尔斯是有钱人爱去的地方。”

那位出租车司机也被找来询问过。马尔伯不开车，但他房子前面是一条八十米长的车道。车道的门被打开了，出租车开到家门口时，台阶一侧的灯自动亮了。马尔伯付过车费，给了司机一些小费并索要了收据。之后，出租车司机把车掉头开走了，并没有去看车的后视镜。

“我什么也没瞧见。”他对警察说。

警方在马尔伯的口袋里找到了出租车的收据。此外，还有一张那天晚上他们卖出的画品清单，总计一万六千英镑。雷布斯听说，他本人的利润是百分之二十，一笔不小的收益。

尸体直到第二天早晨才被邮差发现。据盖茨博士估计，死亡时间应是头天晚上九点到十一点之间。马尔伯八点半钟在画廊门口上的那辆出租车，到家时间大约八点四十五分左右。对这个判断，出租车司机耸耸肩，表示同意。

警方最初认为，这是一起骇人听闻的抢劫案。不久问题就出现了：会有人在出租车还没有开走、作案现场还亮着灯的情况下动手伤人吗？这似乎不大可能，然而，出租车从车道上转过弯去时，马尔伯早该进屋了。尽管马尔伯的口袋被翻过，里面的现金和信用卡也被拿走了，凶手并没有用他的钥匙打开房门，把家里的东西盗光。也许出于害怕，但这仍让人觉得不可思议。

抢劫一般都是刚好赶上的事，也许你刚刚从提款机里取完钱，就在大街上被抢了。抢匪一般不会在你家门口等着你回来。马尔伯的房子相对来说比较隐秘，杜丁斯顿社区是爱丁堡边上一片富人区，有些类似郊区。周围是大片的住宅区，房子都隐在围墙里面，既幽静又安全。任何步行到马尔伯家来的人都会引亮那盏防盗灯。这样，他们就必须躲起来，比如说，躲进树丛里的树后面。几分钟后，那盏灯会自动熄掉。但一有动静，防盗灯会再次启动。

调查现场的警官曾经找过那些可以藏身的地方。他们虽然找到了几处，可并未发现痕迹，没有脚印或其他任何线索。

坦普森警长还提出来另一种假设。

“也许凶犯事先躲在房子里面。听到门开时，便冲了出来，先用凶器砸中受害人头部，之后逃走。”

可是，这栋房子设有高科技装置，到处都是报警器和电子眼，却并没有闯入的迹象，也看不出任何东西遗失。一名叫辛西娅·比桑特的艺术品经营商是马尔伯最好的朋友。她将整栋房子巡视一遍，说她看不出有什么东西丢失或被移动过，只是这位死去的艺术品收藏家的大部分藏品都从墙上摘了下来，每幅画作都包装得好好的，靠在餐厅的墙壁上。比桑特也不晓得，这是何故。

“也许，他打算给它们配制新框子，或是把它们移到其他房间去——一幅画总摆在同一个位置的确会让人厌烦……”

她每一个房间都走到了，对马尔伯的卧室看得尤其仔细。她从来没有进过这间卧室，说这里是马尔伯的“私房”。

死者从未结过婚，负责调查的警察马上得出了他是同性恋的结论。

“至于艾迪的性取向问题，”辛西娅·比桑特说，“和这件案子没有关系。”不过这要由调查组来决定。

雷布斯一筹莫展，大部分时间都在打电话，用千篇一律的方式给死者朋友或同事打电话。同样的问题得到的回答也几乎相同。他们检查了那些被包装起来的画作上面的指纹，发现，画明显是马尔伯包起来的。至于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，无论是秘书还是他的朋友，没有谁能够做出解释。

一次案情分析会快结束的时候，雷布斯拿起一只茶杯朝坦普勒警长扔了过去。

开始的时候，和以往任何类似的会一样，雷布斯用早上那杯牛奶咖啡吞下三片司斯匹林。咖啡是用硬纸杯装的。那是他一天当中第一杯、也是唯一像样的咖啡。

“昨天晚上喝多了吗？”西伯汉·克拉克警探问他。她用眼睛打量着他，见他身上还是昨天那套衣服，衬衫和领带也没换过，心想，也许昨天晚上他就没脱过这身衣服。胡子也只是胡乱用电推刀推了一下，头发也没洗，而且早就该剪了。

雷布斯就想让她看到自己这副样子。

“早晨好啊，西伯汉。”他嘟哝道，一把将手里空的纸咖啡杯攥扁。

开这种会的时候，他总是站在后边，可今天他却在前面，坐在一张桌子旁，用手揉着脑门，垂着肩膀听吉尔·坦普勒布置当天的任务。

又是挨户了解情况、探访证人、电话查询那一套。

这时，他手中握着那个茶杯。他也不知道杯子是谁的，握在手里凉凉的。也许是谁昨天留在那里的。房间里很闷，弥漫着一股汗味儿。

“又是该死的电话查询。”他不知不觉地说了出来，声音大得前面的人都可以听到。坦普勒抬起头瞧着他。

“你有话想说吗，约翰？”

“没有……没什么。”

她把腰板一挺，说：“你要是有什么补充，我愿洗耳恭听。也许你又有高见了。”

“夫人，我并没有冒犯你的意思。可你并不想听别人的，你总在讲自己的那套。”周围响起一阵窃窃私语，人们脸上显出吃惊的表情。雷布斯缓缓站了起来。

“我们这样一点儿效果都没有。”他大声说，“没什么可说的，全是些

废话。”

坦普勒的脸涨红了，手上那张当天的任务表被卷成一个卷儿，随时有被她捏扁的可能。

“这么说，我们肯定可以从你这里听到一些高见了，雷布斯警官。”这回她没有称呼他约翰，说话的声音也抬高了。她的目光在房间里扫视了一下。屋里共有十三名警员，人数不很多。坦普勒身上的压力不少，其中有许多是来自预算方面的。每调查一个案子都有特定的预算，她不敢超出规定的指标。此外，还会有人员请病假、节假日、迟到……“也许你能到前面来，”她说，“把你的想法说出来，说说这个案子我们该怎么进行下去。”她伸出一只手，像是在把他介绍给听众，“女士们、先生们……”

就在这时候，他扔出了那只茶杯。杯子转着弯，沿着一条弧线向前飞去，一路上将里面的凉茶洒了出来。坦普勒本能地闪了一下，尽管那只杯子本来也会从她头顶上飞过去。最后，杯子撞到了后面的墙根，又弹了回来，并没有打破。房间里一阵寂静，人们纷纷站起身来，看看自己衣服上有没有被茶水泼到。

雷布斯坐了下来，一个手指狠狠地按了一下桌面，仿佛要在遥控器上寻找那个倒退键。

“雷布斯警官？”前面那位穿制服的教官对他说话。

“噢，什么事？”

“我很高兴你终于听到了。”围坐在桌子周围的人都在笑他。雷布斯不知道自己刚才走神有多久了。他不敢去看手表。

“对不起，先生。”

“我在问你愿意不愿意当一名群众。”那位教官说着，朝雷布斯的对面点了点头，“格雷警官将扮演警察的角色，而你，雷布斯警官，将到警察局来接受询问。你了解一起案件有关的重要情况。”那位教官停顿了一下，又说，“你要是想当一个捣蛋鬼也行。”几个人笑了起来。格雷朝他点头笑了笑，鼓励他参与。

“我准备好了，格雷警官。”雷布斯说。

格雷朝他凑过身来，说：“污水太太，这么说，你昨晚看到了什么？”

笑声更响了。教官摆了摆手，示意安静下来。“严肃一点儿，好不好？”

格雷点点头，又问雷布斯说：“你确实看到了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雷布斯故意换了粗嗓门儿，“我全都看到了，警官先生。”

“你过去十一年都是以盲人身份登记的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”

一阵哄堂大笑。教官拍打着桌子，想控制局面。格雷坐在那儿一边笑着，一边朝雷布斯挤了挤眼。雷布斯也笑得前仰后合。